

林如稷选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成蓉

封面设计：陈世五

林如稷选集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5.375插页3字数293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80册

书号：10374·219

定价：**3.20**元

PREFACE

WHEN preparations were first made for this book,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on Polarograph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had not been published for several years. However,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is work a second edition of Kolthoff and Lingane's excellent book covering the literature to the end of 1950 became availabl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book was therefore extended to cover the literature in polarography up to and including 1955 and to include up-to-date accounts of other techniques such as controlled-potential electrolysis, coulometry, coulometric titrations and amperometric titrations. The greater part is, however, devoted to polarography 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is technique in Analytical Chemistr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include details of most publications in this field, but the large number of new papers in recent years made this impracticable.

The theory of polarography is dealt with in Part I together with instrumentation and modern developments of this technique. Chapters 3, 4 and 5 and the Oscillographic Polarography section of Chapter 7 were kindly contributed by Mr. J. E. B. Randles of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The polarographic behaviour of the elements and many applications of polarography in inorganic analysis are presented in Part II. Details of many of the applications have been given so that the methods can be applied directly. The polarography of organic substances is given in Part III. This part gave considerable difficulty owing to my limited experience in this section of polarography. However, this task was made easier through the availability of excellent review articles in the literature. The useful applications of the polarographic technique in organic analysis are still limited in number. The amperometric titration method and its analytical application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Part IV, whilst controlled-potential electrolysis, coulometry and coulometric titrations are included in Chapter 8 of Part I.

During the two years needed fo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the square wave polarograph designed by my colleague, Dr. G. C. Barker, has been extensively and successfully tested in the analyti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This new instrument overcomes many of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small concentrations of inorganic constituents by conventional polarography. With it peaks corresponding to the reduction of such elements as Cu^{+2} , Pb^{+2} , Tl^{+} , Cd^{+2} , Zn^{+2} , etc., can be isolated in a single solution and it is possible to determine concentrations of many reversibly-reduced ions down to 2×10^{-7} M or even less. The direct determination of a minor constituent in the presence of a major constituent reducing at a more positive potential is also readily achieved with this instrument. Some details of

但他却请人把稿费带到重庆，送到我的手里，这在我的生活上，可以说作了很大的补助，这都是使我颇为感动的。

在北京二次文代会上，才和林如稷见面了，一个热爱人民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一个认真写作、翻译和教学的文艺工作者，出现在我的面前，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的岳父家在北京，他去北京的时候，总要来看我，我有事到成都，也总要去看他。一九六五年冬天，我全家搬回成都，这样我们往来就频繁了。这时他在研究鲁迅，也以研究的成果，来从事文艺教育。

在这期间，我逐渐知道了林如稷的一些身世和经历。他一九〇二年，在四川资中县城内诞生。一九一九年到北京读中学，正当五四运动掀起汹涌的浪潮之时，他投身进去，写了好些文章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因为他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很恨黑暗势力。一九二一年到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读书，并同几位爱好文学的青年创办《浅草》文艺季刊。第一期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就是林如稷编辑的，他写了三个短篇小说：《止水》《狂奔》《婴孩》和十二首新诗，可见他写作的勤奋。后来他又和友人创办《沉钟》周刊，《沉钟》半月刊。《浅草》和《沉钟》，都深得鲁迅先生的赞许，并写题名《一觉》的文章来加以表扬，后来鲁迅先生为良友图书公司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推荐优秀作品，就选了林如稷的小说两篇，足见鲁迅先生对林如稷同志的推崇。

一九二一年中法通惠工商学院的校长法国人梅云朋，把

中国视为殖民地，无理压迫学生，林如稷和一些同学表示反对，被开除学籍。就在第二年冬天，他去法国自费留学，当时的法国，是欺压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的，但它的科学文学，还是值得学习。林如稷赴法后，在里昂和巴黎的大学法科和文科听课，并学习经济史和法国文学的课程。

留学期间，在巴黎和敬隐渔熟识，敦促敬隐渔翻译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在罗曼·罗兰编的《欧罗巴》上。罗曼·罗兰写信给敬隐渔称赞《阿Q正传》的消息，在二十年代的上海文坛，是流传过的，但详细内容只有敬隐渔、林如稷两个人知道。敬隐渔害精神病早死了，信失掉了，现在林如稷也去世了，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倒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一九三〇年秋天，林如稷回国。一九三一年在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任教，一面教书，一面从事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他译了法国、苏联、希腊、匈牙利等国作家的短篇小说，登在《沉钟》等杂志上。还着重翻译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长篇小说《卢贡·马加儿家传》。原因是左拉富有正义感，敢于反对黑暗势力。法国有个下级军官，叫德来菲斯的，被反动军人诬陷，并判了刑。左拉就向法国政府、法庭、陆军部控告，斥责他们侵犯人权的罪行。左拉这一正义行动，引起法国人民的敬仰，也引起世界正直人士的同情。就由于这一情形，林如稷才介绍他的小说。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发生，林如稷回到成都，先后在四川大学、光华大学任教，一面进行翻译工作。抗日战争胜利

后，他参加反美蒋争取民主的运动，写过一些杂文，发表在民主党派所办的刊物上，又编辑《民讯》和成都的《文协旬刊》。就在这个时期，他向我索稿，互相通起信来。他没有参加过民主党派，但却为了争取民主，让人民获得一些自由出过力。

解放后，林如稷任过成都和四川省的人民代表，人民委员会委员，又先后作过文教局、文化局的副局长。同时，也没有放下教学工作，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及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用力至勤的，是他不懈地研究鲁迅的著作，写过鲁迅研究的论文，收成一个集子，名为《仰止集》。另外，还在业余时间，写过《西山义旗》的文艺作品，赞扬四川的农民运动。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没法见面了。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我从昭觉寺那个军管的临时监狱放出，林如稷立即来看我。我才知道他被四川大学的造反派斗得很厉害，而其中有一条罪状，便是同我这个所谓反革命有密切关系。他感慨而又欢喜地说：“你解放了，我也解放了，不然的话，不晓得罪名还要背到哪一天？”我也没有想到，我们对于文艺工作方面的研究、会谈、商讨，竟然成为诛连的罪状，封建社会的文字狱，竟在许多人身上，借尸还魂。又哪能想到我们多年盼望的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经许多先烈流血牺牲才实现了的，会中途出现林彪“四人帮”这些封建恶魔。这给林如稷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开会斗争，当场侮辱。一家三代

人，岳母妻子和他，逼来住在一间小屋子里。身体精神都受到了难堪的折磨，可以说，伤了元气，难以恢复。再加心情苦闷，要写文章，没地方发表；要出书，没地方出版，正和全国的文艺工作一样，受林彪“四人帮”的封建压迫，喘不过一口气来。因此，写了好些悲伤的诗词。现录出数首于后。

自 寿

“年也又添多，碧落孤星怨玉河。有泪还愁流满锦江波，对取江波奈若何？ 七三等闲过，浮沉生涯汗漫歌，好梦由来难即易蹉跎，年迈星星入鬓窝。

今年八月廿四，旧历七夕，椿年逝世后十八日，亦即余七三初度之夕，夜卧久不成寐，枕上作此。”

这是林如稷七四年的作品，其中所说的椿年，是他的夫人的名字。

无 题

“七三忧儿辈， 艰难竟如斯！

哪堪容老懒， 酸辛只自知。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夜半枕上有感口占。”

自嘲一绝

“此身自无仙人骨， 浮槎也未证蓬莱。

风尘留得一躯在， 相视终老唯沉哀。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日枕上作。”并在题目后面，作一解说。“忆自一九三〇年由海外返国后，一切违心遭遇作。”

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落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后面，被人指骂为臭老九。林如稷正是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身心都受到巨大的折磨，其悲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要表现在诗歌中了。我今年参加中国作家访问团，访问日本，了解到一个事实，尽管日本还在资本主义时代，但它重视人才，重视培养人才的教育，所以他们的生活，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还得派人去向他们学习，买进他们的先进技术。因此深深感到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候，停办学校，糟踏知识分子，害了我们的国家，害了我们的民族。林如稷算是千百万不幸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从他的晚年，可以看见我们知识分子不幸的具体情况。由于他的身体和精神伤害至深，虽然“四人帮”被粉碎，新中国再次得到解放，终难使他健康恢复。他也不知道他不能支持下去，他来看我的时候，说他假如逝世了，希望我在他的追悼会上讲几句话。这很使我感到不安，但也无法挽救。现写这篇短文，表示沉痛的悼念。

我社出版以
下 选 集

郭沫若选集

何其芳选集

李劫人选集

周文选集

陈翔鹤选集

邵子南选集

罗淑选集

刘胜亚选集

陈敬容选集

季世多偽儒，迅翁獨守良。
狹籠猶思破，荷戟豈停惶？
素行冀啟後，未忍歌滄浪。
嚼草化血乳，留資孺子糧！

如稷1946年旧作懷魯迅先生。(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日至成都作。)

作者手迹

目 次

序.....	艾 芜	1
--------	-----	---

小 说

伊的母亲.....		3
死后的忏悔.....		5
狂奔.....		13
婴孩.....		26
流霞.....		36
醉.....		75
葵堇.....		83
故乡的唱道情者.....		126
将过去.....		154
调和.....		180
过年.....		185
办公室内.....		199

夜渡.....	209
---------	-----

散 文

编辑缀话.....	221
略谈“象牙之塔” ——呈杨晦兄	224
狗.....	231
溪流.....	236
疯妇.....	242
诗.....	245
整稿小记.....	248
吃草与吃人.....	252
古之“投靠”与走“新路”	257
侧面辟谣种种.....	263
鲁迅给我的教育.....	268
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王右木先烈回忆琐记.....	277

诗 歌

狂奔.....	291
幸运.....	293
月波.....	295
长啸篇（十四首选六首）.....	297
咏怀.....	306

李公朴哀歌·····	309
闻一多哀歌·····	310
有梦吟·····	311
对炉吟	
呈炜谟·····	313
不寐感赠翔鹤·····	315
以插植玫瑰赠人·····	315
待旦室杂诗（五首）·····	316
偶感·····	318
无题·····	320

电 影 剧 本

西山义旗·····	323
-----------	-----

评 论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几个问题·····	405
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	417
鲁迅杂文的思想与艺术特点·····	434
试论鲁迅小说的革命的现实主义·····	449
学习鲁迅杂文的几点理解·····	459
一个坚决反封建的斗士的艺术形象	
——读鲁迅的短篇小说《长明灯》·····	468
《林如稷选集》编后记·····唐正序	472

小说

伊的母亲^①

伊哭了，因为伊醒来就没有看见妈妈了，伊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哭得更厉害了。

伊用那圆溜溜的眼睛，往床下一看，“爹爹！妈！妈！哪去了？”

一个瘦得同干柴似的男子，年纪大约有三十多岁，他的头发却白了，两个眼眶深落下去的。还含着些水点，把眼珠都淹了。他仿佛在想什么，呆呆地坐在一张凳子上面。那张凳子上面有许多刀痕同火印，就象他额上的皱纹一样。他没有听见他小孩在叫他，还是一人在出神。

伊不哭了，仍呆呆地望着他爹爹。

“啊！云儿！你饿吗？”他没精打采地说。

伊听见了饿字，便哇地哭起来了。伊伸出那小小的又肥又白的手，去接他爹爹给的烧饼，眼泪还在滴；烧饼湿

^① 本篇发表于《晨报》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了，他才慢慢地送到口内。

伊不吃了，很大声地问：“妈哪？哪去了？妈！”

“她去给你买糖了，就回来，云儿！你乖！”

离伊半里多远，一个富翁家里，热闹得很，有许多小孩子在那里等着，说要看新娘。还有几个农家的妇女，都来向主人道喜，又娶七房的太太了。道喜的妇女中间，有几个也在隐哭了。

一乘小轿子，上面盖着一幅红布，两个农人肩着飞跑，口内还在唱歌，向富翁家来了。

小小的哭声 从轿内传出来，和着农人的歌声，断续地哭泣：“为了一年的租钱，就要人家妻子作抵！……天！天咧！我的，……丈夫！云儿！……一年的租钱……”

1920年12月